

## 白发的烦恼

◎冯建军(辽宁沈阳)

苏轼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说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。那一年，苏轼四十七岁，在宋代，四十七岁的人出现白发实属正常，即便是今天，四十多岁长白发也大有人在，算不得早。

当年学这首词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，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，却已隐约长出几根白发。那时我就笑自己：“难道我比苏东坡更忧国忧民，要不然，为啥比他早三十年就出现白发了呢？”不过，那时并没有太在意，倒觉得自己少年老成。

可刚一过四十岁，白发就如春天的野草蓬勃地长出来，黑发则像战败的士兵落荒而逃。白发多了自然显老，给人的印象远远大于实际年龄，烦恼也随之而来。

一次外出拍照，偶遇一位活泼可爱的小朋友，我主动给小朋友拍了几张照片，小朋友的奶奶(或姥姥)十分高兴，忙让小朋友表示感谢，“快谢谢爷爷！”

爷爷？我儿子才九岁，比这个小朋友大不了多少，突然被称作爷爷，我的心情一下子

灰暗起来：我真有那么老吗？

为了挽回形象，我开始焗发，还别说，钱没有白花的，一头乌发的我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，整个人精神头也足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美好的形象只维持了两三年。清楚地记得那年中考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去理发，理发师担忧地说：“大哥，不能焗了，你开始有过敏反应了，再焗就危险了！”挣你钱的人都劝你，再焗就不知好歹了。于是，我又恢复了白头翁的形象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了。

我是老师，每天都和学生打交道，孩子们朝气蓬勃，喜欢年轻老师，看见满头白发的我就叹气，连我的课也不感兴趣了，我的白发竟然影响到了学生成绩。

就在我为白发烦恼时，一个学生为我解了围，他对同学们说：“我们是来学习的，不是来看明星的，冯老师年龄并不大，只是头发白得早而已。你们看过爱因斯坦的照片吗，爱因斯坦年轻时也是一头白发，那是智慧的象征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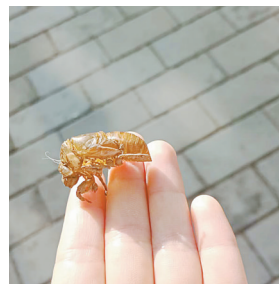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这样的肯定，我不再为白发烦恼了。



## 夏日偶记

◎班小丹(河南平顶山)

夏日的清晨，燥热之气还未升腾之前，步行于林荫小道，成群结队的知了比古战场上战士的呐喊声还聒噪几分，好在空气清新，拂去了将起的躁郁。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，便不疾不徐信步而行。



粹清透；夜晚的星空浩瀚高远，闪烁异彩，有很多故事在诉说。

世人皆俗，我们在一日三餐，四季轮回里休养生息，生活并非一帆风顺，常伴各类苦难，

经纬交织组成一切。

平顶山这座小城里有足够的美，托起人们的悲伤与欢乐。喜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，该去白鹭洲、白龟湖畔，漫步道中，听风吹林响，水拍岸声。尤其是在夜晚，隔湖望向对面的万家灯火，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。

动静结合更有趣味，走出安静的自然，既可以流连于城市书房，与书中人隔空对话，让一本本书慰藉我们的精神；也可以往返于风情商业街，听音乐流淌，在一座座风格迥异的酒吧间莫名调动各类情绪；商店里温暖的笑脸，购物的欢乐自不待言。

夏日的夜晚更是夜市烧烤的欢乐谷，炭烟袅袅，各类美食在旋转烘烤，配以新鲜的啤酒，此刻便没了什么烦恼，口欲的满足是极致的幸福。

既然悲喜经纬交织，那就试着抽丝剥茧，做个有趣的人，乐观看世界，生活本苦，给自己找点甜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## 两全其美的善良

◎莫小君(四川大竹)

张师傅开公交车，是个热心肠，常帮助乘客，深受大家好评，他也是一个严格执行在站台停车的公交司机。

有一次，张师傅很远就看见一个女孩向他招手，而张师傅像没看见她似的，径直从她身边开了过去。女孩生气地看见公交车渐渐远去。公交车驶过女孩30米左右时，张师傅把车停在了路边，对车上的乘客说：“对不起，车有点毛病，我下去看一下。”车坏了，也不能怨谁，大家只好等着。

张师傅下车后，打开车后盖，认真修车。

女孩见车停了，赶紧跑过来。张师傅说：“姑娘，下次要到站台等车。”然后，张师傅和姑娘一起上了车。张师傅对乘客说：“真要感谢这姑娘，给我们带来好运，车修好了。”

乘客没有因为停车耽误了时间而抱怨；姑娘也接受了张师傅的劝告。车子又稳稳地向前驶去。张师傅帮助姑娘的微小善举，既维护了秩序与规则，又帮了别人。